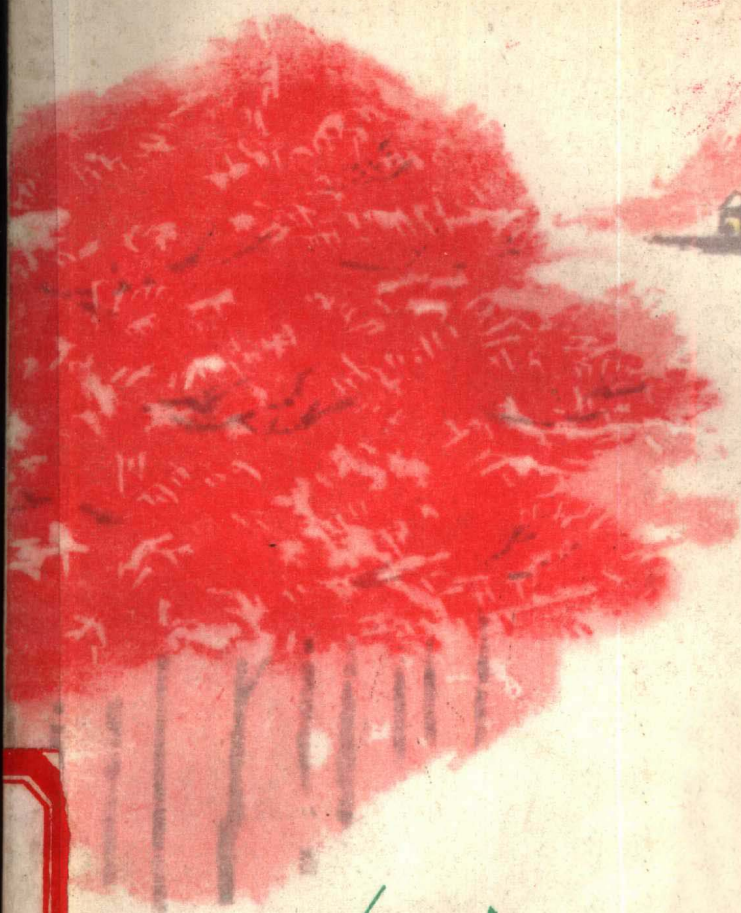




红松林的故事

红松村的故事

工农兵短篇小说选

红松村的故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1972年8月北京第1版

197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1902 定价0.34元

出版说明

为庆祝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我们编选了这本工农兵短篇小说选。

党的“九大”以来，在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指引下，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各条战线，都不断取得巨大的胜利。本书各篇的作者，大多是战斗在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的工人、社员、战士或基层干部等，他们各自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和战斗，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这些作品，有的是各地有关部门向我们推荐的，有的则选自各地的报刊。我们高兴地看到，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全国出现的一片大好形势，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也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怀着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以他们充满生活和战斗气息的作品进入了社会主义文艺阵地。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战斗在三大革命斗争前线的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通过路线觉悟的不断提高，通过努力学习和认真实践，定能不断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定能牢固地占领社会主义的文艺阵地。

在编选过程中，承各有关方面给了我们大力支持和协助，谨在这里表示深切的感谢。因限于水平，在我们的编选工作中一定还会有不少缺点或错误，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今后我们仍将陆续编印这类集子，期待着同志们继续给以协助和指导。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七二年六月

目 次

红松村的故事	黄辅民(1)
策马向前	郑松青(23)
召唤	鞠宇东(34)
常备不懈	倪梅林(47)
高歌猛进	齐运宝(53)
带道	柳州铁路局 麻尾机务段 业余创作组(62)
红喇叭	李 军(72)
责任	叶 勉(79)
梅花山歌	夏 红(87)
车从北京来	马贵民(99)
铁面无私	浩 然(104)
配角	红 石(115)
战马长鸣	郭 戈(122)
三进校门	卢朝晖(132)
阳光雨露育新人	天津新港船厂工人写作组(141)
新松屯的后代	戴慕仁(151)
我的老师郑大叔	朝 华(158)
草原新牧工	红 柳(168)

红松村的故事

黄辅民

—

今天中午，红松村传开了一件奇异的“新闻”——老贫农“警惕”大伯接受了地主分子李横道的小老婆“鸭母八”的礼物。

这件“新闻”象一把生盐撒入热油锅里，全村顿时爆得滚喳喳。

晚饭后，社员们聚集在村中榕树下，围绕这件“新闻”议论纷纷。几个火镰脾气、一碰就冒火星的小青年，开口就放连珠炮。这个说：“我过去以为‘警惕’大伯有副钢腰杆，十八级台风吹不倒，谁知是个私心很重的白铁货，被‘鸭母八’呱呱两下就软下来。”那个道：“我也以为‘警惕’大伯是‘永久牌’，狼牙尖石也能闯，哪料到在‘鸭母八’铺的棉花路上翻了车。”……可是，大多数社员却说，“警惕”大伯跟“鸭母八”同坐一条板凳，那是公鸡生蛋、水鱼长毛，绝不会有的事。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摆出“警惕”大伯一贯的言行作根据，劝那几个火镰脾气的小青年要用阶级观点分析分析问题，

不要被那件“新闻”牵着鼻子走。

二

“警惕”大伯今年已经六十开外，高大魁梧的身材，枣红色的四方脸膛，浓眉下两只大眼炯炯有神，闪闪发光，说话亮堂堂，走路响梆梆，百来斤重的担子挑在肩，行走如风。谁若是有意无意说他老，他总是把胸脯一拍：“老？能斗天，能斗地，能斗阶级敌人，老在哪？”有时还用手摸摸山羊胡子说：“刮去这把胡子，还能扮演杨子荣哩！”逗得人们都笑了起来。

他的名字真叫“警惕”吗？不是。他既不姓“警”，也不叫“惕”。“警惕”原是人们送给他的外号。可是这外号打从叫响以后，竟然代替了他的真实姓名——李万松。上了年纪的人偶尔叫他真实姓名，他还感到有点不习惯。因为全村男女老少，县里公社里来的工作同志都叫他的外号，甚至连他的老伴跟别人摆龙门阵时，也是开口一个“我那老警惕”，闭口一个“我那老警惕”，好象他的真实姓名就叫“警惕”似的。为什么不叫这，不叫那，偏偏叫“警惕”？这是有来由的。

解放初期闹土改，大伙见他这个苦大仇深的长工，斗争坚决，精明能干，胆大心细，一致拥护他做带头人。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他带领红松村的广大贫下中农斗倒了地主，翻了身，作了主，取得了土改的胜利。那时，土

改队老张同志住在他的茅寮屋，同吃一锅粥，同睡一张床。欢庆土改胜利的那天晚上，老张和他帮助苦大仇深的贫农户搬进了地主李横道的青砖屋后，老张对他说：“李横道剥削贫雇农的血汗盖了这房屋，现在回到贫雇农手中了，可你说地主会服气吗？”“他们做梦还想夺回啊！”“说的对。”老张从背包里掏出一张《人民日报》，摊在小油灯下，“你看，这就是毛主席在一个会议上讲的一段话。”接着就一字一句地领着他念道：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他满怀深情地凝望着墙上毛主席的画像。“毛主席呀毛主席，您领导我们翻了身，又教导我们在阶级斗争中要时刻警惕，警惕。”他轻声地喃喃着，思忖着“警惕”二字的意义和分量。临睡前，老张又嘱咐他说：

“记住‘警惕’两个字，掌权才牢靠，忘了这两个字，就会丧失政权。”

“毛主席教我们警惕，我们就时时要警惕，狗地主妄想还在我们贫雇农头上拉屎，那是瞎了眼睛！”他紧握着拳头，眼睛迸射出坚定的光芒。

打这以后，“警惕”就成为他的口头禅，每逢跟别人闲谈或是在会上发言，总少不了“警惕”二字。有个俏皮青年

数过，一次他在小组会上发言，不到一锅烟工夫，竟有十个“警惕”。谁警惕，他打心眼里喜欢，举起拇指夸赞：“使得，使得！”谁麻痹大意，他就反反复复地进行帮助：“阶级敌人是屋檐下的洋葱，皮枯叶烂心不死呀，要警惕。……”

有一次，他到县里开会，有个青年在会上介绍保卫工作经验，当讲到怎样提高革命警惕性，当场逮住一个企图放火烧山的地主分子时，他乐得站起来，手里挥着烟杆，一连说了几个“使得”！坐在背后的一个同志劝他坐下来，他还不住地说：“这警惕就是好，社会主义江山牢又牢。”

开会回来不久，他女儿春梅找了个对象。女儿向妈“汇报”，对象是贫农成分，人品正，思想好，自己很中意。妈又向爹转述女儿的心事。他听了，对成分各方面都合心意，但仍是咬紧烟嘴，抱着葫芦不开瓢。妈要他表态，他在桌边上叩了叩烟锅：“还得考查考查。”妈不满地说：“还考查什么？莫非春梅会骗你！”

他把粗壮的巴掌按在桌上，凑近老伴，正色道：“就不知道这孩子警惕不警惕！”老伴一听，忍不住笑说道：“真是天下少见，丈人爱警惕，选女婿莫非也要个‘警惕’女婿么？”

他一板正经地说：“这警惕可是重要，弄不好要丧失政权！万一这孩子只懂粮棉油，不知敌我友……嘿！选女婿不能不提高警惕呀！”

过几天，春梅邀约那对象来家里让爹“考查”。他瞥见了女儿的对象，不禁一怔，随即笑在心里，转回灶边动手生火。春梅妈忙问：“同意了？”

他把烟杆向铁锅一指：“还不赶快洗锅烧水！”

春梅妈听见老头这般口气，知道他没意见了，感到奇怪，边刷锅边问道：“你还没‘考’，就知道这后生‘警惕’了？”

“不用考了。人家上个月还在县里介绍过警惕的经验呐！”啊，真是无巧不成书！

就这样，“警惕”大伯这个外号就越叫越响了。

三

月亮滑出了浮云，温柔地望着大地，撒下一片透明的清辉。榕树上的喇叭送出革命样板戏的选曲，阵阵晚风，飘散着村边丰产垌稻谷的芳香。坐在榕树下的社员越谈越不相信“警惕”大伯会做出那号事来。对啊，群众是心中有数的，“警惕”大伯向来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脑子里阶级斗争这根弦从不松弛。贫下中农打心眼里喜欢他，敬佩他，阶级敌人从骨子里憎恨他，只是无可奈何。眼下，大家不仅摆了他的外号的来历，而且还讲了他“深山擒匪特”、“夜追逃窜犯”等先进事迹，就使人感到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警惕”大伯了。

那几个火镰脾气的小青年，听见大家摆出“警惕”大伯一贯的所作所为，用毛泽东思想分析分析，也不相信那个“新闻”了。但是，这“新闻”出自何处呢？大家当场一问，一查，有着落了：这“新闻”是出在黄得利的身上。

这黄得利是个富裕中农，解放前跟他的舅舅挑过八根

绳，春秋卖破烂，夏天卖香瓜，练出了一副油滑嘴，学会了一套生意经，沾染了一脑袋旧思想。解放以来，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党和广大贫下中农的教育帮助下，他虽然有了些进步，但是，桐油罐不易洗干净，他那“为人谁还怕钱咬手”的旧思想还埋在脑子里，动不动在言谈里行动上就冒出来。现在，大家正议论他，查问起那“新闻”的来由。老贫农石山叔便叫一个妹仔去找他来。那妹仔刚转身，突然，一阵急促的板鞋敲打着石板路的哒哒声传来：“嘿，今晚好凉爽，不来乘凉到几时……”

一听那带点沙哑的声音，不用猜，准是黄得利来了。

那妹仔煞住脚，向大路那边招呼：“黄得利，大家正找你，快来哟！”

“这就来，这就来！”

他挤到人群里，想找个座位。见竹凳已坐满，就向几个小青年道：“喂，你们谁学雷锋学得好，快让个座位。”

“你就只知道叫别人学雷锋为你服务，你自己怎不学？”

“这种思想就是要批判批判！”

“对，要好好批判！”

几个小青年先后嚷了起来，谁也不愿意给他让座。

黄得利看到这般形势，只好赶忙点头哈腰地赔不是：“请各位多原谅，只怪我说话弯了嘴，说出了歪话，我包检讨，检讨！”

石山叔把严肃的目光落到黄得利脸上，举起手中的烟杆往他的脑门上轻轻地敲了敲：“你这个桐油罐还很脏啊！”

不下点工夫把它洗干净，就免不了要说歪话，还要摔跤！”说罢，给他挤出一个空位。黄得利也不说句“多谢”，就一屁股坐下去，压得那竹凳吱吱地响。

不一会，大家向黄得利问起有关“新闻”的事。他一听，就起了兴头，随着，他那一套旧思想作风又流露出来了。

“这个事嘛，唔——”他故意卖弄关子，支吾一番，顺手抓过旁人的烟杆，又向石山叔讨了火绳，叭叭地吸起烟来；过了烟瘾，脱掉板鞋，把双脚搁在竹凳上，干咳两声：“唉，真是人心隔肚皮，想不到‘警惕’大伯……”

“我且问你，”石山叔截住了他的话头，“这消息你从哪里的？”

“老叔，你先莫铲话柄嘛！”黄得利接着说，“‘警惕’大伯也是见钱眼开啊。这也难怪，为人谁还怕钱咬手！”

“什么‘为人谁还怕钱咬手’，这是资产阶级的臭观点。当今，我们村上就有很多一心为人民的人。为什么睁着眼睛说瞎话？”石山叔敲了一下烟斗批驳道。

“不许你污蔑‘警惕’大伯！”

“你以资产阶级之心度无产阶级之腹！”一个小青年粗声粗气地说了这句“学生腔”。

黄得利打了个哈哈：“照你说，‘警惕’大伯没有接受‘鸭母八’的礼物？”

“照你说，‘警惕’大伯是被钱迷了心窍的人？”小青年针锋相对地问。

“当然，当然！”

石山叔又敲了一下烟斗：“黄得利，你还记得‘鸡飞蛋破’那故事吗？”

话音刚落，人们轰地都笑开了。

一九六一年那年遭天旱。一小撮不甘心失败的阶级敌人趁机蠢蠢欲动，采取各种手段妄图挖社会主义墙脚，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手段之一就是拉拢人去跑生意。“鸭母八”看中了黄得利，愿出本钱，让他跑腿。黄得利“二一添作五”地一算，觉得划得来，便一口应承了。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警惕”大伯察觉了阶级敌人这阴谋，曾召集“鸭母八”等地富反坏分子训过话，给他们“下马威”；还担心象黄得利等一些私心较重的社员可能会上阶级敌人的当，经常登门串户给这些社员进行说服教育。尽管“鸭母八”当面连连保证“老实守法”，黄得利也说过“如果我去跑生意把个黄字倒转写”；但是，“警惕”大伯凭多年来的经验，认为阶级敌人是姓“破”名“坏”的，黄得利那号人也不是三早两晚就能把脑子里的资本主义思想全抛掉，所以始终没有对他们放松过警惕。

那天，天刚黑，“警惕”大伯收工回到村边，看见一个黑影挑着担进村。这是谁呢？得警惕警惕。那人一闪身进了黄得利的屋，“警惕”大伯从窗门缝缝窥望，只见黄得利在灯光下忙着卸担，一头是一笼鸡，另一头是沉沉的一袋鸡蛋。“警惕”大伯心中有谱，故意干咳了一声。屋里的黄得利听咳嗽声就知道来者何人，不禁慌张起来，急忙把鸡笼和那袋鸡

蛋藏在灶门边的禾秆堆里。刚收拾停当，“警惕”大伯进来了。黄得利暗幸饺子没有露馅，压着余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给来客递烟送茶。“警惕”大伯还没有说话，突然喊肚子疼，一屁股就要往那禾秆堆上坐。这一来，使黄得利慌张得非同小可，失声嚷道：“哎呀！底下有鸡蛋，莫坐……”“警惕”大伯肚子也不疼了，说：“啊，禾秆里会有鸡蛋！”随即把禾秆一掀，提起一袋鸡蛋和一笼鸡，那鸡惊慌得咕咕地叫着直扑翅膀。

“警惕”大伯两只眼睛瞪得圆圆的，象两团火，烧得黄得利的脸孔热辣辣的，呆坐在竹凳上，干咽着口水。

“你脑壳钻在钱眼里，这可是个没底的烂泥坑呀！几次劝你警惕，你总是半斗芝麻没粒入耳，警惕有一天拔不起脚啊！”“警惕”大伯声音洪亮，震得黄得利耳朵嗡嗡直响。

黄得利皱了皱眉，心里打着小九九，稍顷，他站起身来，请求“警惕”大伯“包涵包涵”，容许他这一次，并连连保证以后坚决洗手不干。

讲得倒轻松啊，容许你这一次，不就是丧失警惕，放纵资本主义蛀蚀社会主义墙脚？“警惕”大伯哪里肯依！

黄得利见这一手失了利，灵机一动，又拿出了另一手：“嘻嘻，本村本土的，何必那么认真。俗话讲亲帮亲、邻帮邻，日后我也忘不了你。”说着把手伸进衣袋里，说：“‘警惕’哥，先拿两块钱去打酒喝。……”

这不是买眼药错入了石灰店吗？没等黄得利把话说完，“警惕”大伯霍地站了起来，“呸”地吐了口唾沫，“嘻，真是活

见鬼。你呀，眼睛长在屁股上，只看见自家那一堆屎！”

眼看这笔外捞要飞，到嘴边的肥肉要走，黄得利脑瓜子动了动，又拿出第三手。他仰天放声哈哈大笑：“‘警惕’哥果然名副其实，也警惕起我来了。其实呀，我是开开玩笑，试探试探你警惕性高不高。这鸡和蛋，是我到女人她妈家挑回，准备给她坐月子的。不信，请你明天去调查。”

“警惕”大伯心里暗道：“这小子要滑头，要和我斗智了，得特别警惕警惕。”于是，他想了想，也装着若无其事，说：“那你就好好保管，警惕鸡飞蛋破。”说着就拔腿出门。黄得利紧步送出门口，连声说：“‘警惕’哥看好路走，看好路走。”“警惕”大伯回过头来劝告一句：“你倒是要看清方向走正道，警惕摔倒啊！”

天刚亮，黄得利就挑着一笼鸡一袋蛋来到圩上。他心里乐滋滋的，直向只有他们一伙才知道的“交易所”走去。一面走，一面喃喃自语：管你什么“警惕”大伯，等会称过鸡，数过蛋，花啦啦的钞票装入腰包，到饭店喝它二两才回家。等你“警惕”日后发觉，莫非还能从我腰包掏去不成！心喜欢，步子快，走过十字街，拐入小胡同，再过十几家就到“交易所”了。他抬起头眺望“交易所”，只见一个身穿农民服装的魁梧大汉和一个穿干部服戴红袖章的人迎面走来。黄得利躲也没处躲，藏也没处藏，暗叫一声“妈呀”，猛回头撒腿就跑。“啪嚓”一家伙，一块砖头绊了脚，捉了个大“蛤蟆”，担子甩出老远，鸡笼口砸开，十几只肥鸡吓的魂飞胆破，扑楞楞地拼命飞窜，鸡蛋也摔破了，蛋黄飞溅一胡同。等到他爬

起来，那两个人已站在面前。

戴红袖章的问道：“你这是怎么啦？”

黄得利双手托着脑门，哭笑不得。

那魁梧大汉看了看他，用深沉的语调说：“昨夜劝你要看清方向走正道，警惕跌倒，你怎的不听？弄得鸡飞蛋破的。还不快点回去，向拉你下水的‘鸭母八’算账！”

原来，昨晚“警惕”大伯根据党支部的指示，就警惕到黄得利这一手，天没亮净，他就到圩上来，和市场管理干部一起“等候”黄得利。

黄得利那油嘴半张不张，光眨巴着眼睛，舌头不住舔着干嘴唇，喘着气，慢慢地爬起来。……

这时，黄得利见大伙翻他的老底，不好意思地搔了搔头皮，赶紧设法为自己摆脱窘境：“那事怪我，怪我！我都检讨了嘛！在‘警惕’大伯的教育帮助下，还和‘鸭母八’划清了界线。”接着他拍一下膝盖，耸了耸肩膀，似乎又洋洋自得起来，说：“现在‘警惕’大伯还不是见钱眼开？这叫做——手拿电筒，光照别人，不照自己。”

“如果‘警惕’大伯见钱眼开，你也不会演‘鸡飞蛋破’这出戏了！——你不是给他烧酒钱请他包涵吗？”一个妹仔挖苦地说。

“我什么时候欠你的债？讲话专门戳罐底！”黄得利有点火了，“一只酸梅两只核，往时老‘警’哥不买我烧酒钱的账，可现在他接受‘鸭母八’的礼物咯！”